



中国乡村地理

——南宋皇城根

李磊 文/摄影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中国乡村地理

南宋皇城根 李 磊 文 / 摄影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乡村地理：南宋皇城根 / 李磊编著.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5

ISBN 978-7-81140-751-8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杭州市—概况 IV.
①K92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1572 号

中国乡村地理——南宋皇城根

李磊文/摄影

-
- | | |
|------|--|
| 出品人 | 鲍观明 |
| 丛书策划 | 许静 |
| 责任编辑 | 许静 |
| 封面摄影 | 李磊 |
| 封面设计 | 王好驰 |
| 责任印制 | 汪俊 |
| 出版发行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
| 排版 |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
| 印刷 |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 开本 | 710mm×1000mm 1/16 |
| 印张 | 16 |
| 字数 | 234千 |
| 版印次 |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7-81140-751-8 |
| 定价 | 32.00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序

选编在这里的一组东西,我原本称之为“家门口的旅游”,讲的是利用双休日或其中一天,在所住城市的周边,主要是余杭和临安,找个有山有水又清静的地方走走。最后,从体例上考虑,把编选范围延伸到整个大杭州地区,即富阳、桐庐、淳安、建德等地,偶尔也因叙事的关联而涉及其他地区。把书名定为《南宋皇城根》,是因为首篇述及的两个小地方,有很多关于宋高宗的传说,觉得很有趣。

所去的这些地方,并不因处在“家门口”而降低其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相反,它们在初见时都很让人意外,直到见得多了,以平常心对之,觉得世界本就该这么美,从容走在美好风物之间,审美的动机、过程和结果都提升了一层。

二十余年前在苏州沧浪亭看见集句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当时依稀有些感觉,但很模糊,也就没有在意,只去注意其文句的工巧。直到二十年后,才在家门口的山水之间又想起这两个句子,这时却不是因为其工整,而是因为贴切。联句虽出自沧浪亭本事诗,但越来越觉得所指的就是中国。在各次旅行中,所见山水到处似曾相识,直到整理中国乡村地理笔记,这种感觉一下子明确起来,没错,中国就是沧浪亭对联说的那个样子。

“无价”可以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对象是无价之宝,那些吹拂和照耀着漫山白茅的风和月,那些使山溪闪闪发光的风和月,那些在浓密的树林里穿梭、渗透的风和月,那些刻蚀着泥墙土瓦的风和月,的确是家门口的宝藏。“无价”还可以解释为无需代价,“价”不仅指钞票,也包括鞍马劳顿之苦。我觉得,不刻意而轻松地到了一个无人的地方,才能更好地体会苏东坡游赤壁的感受:“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

物者之无尽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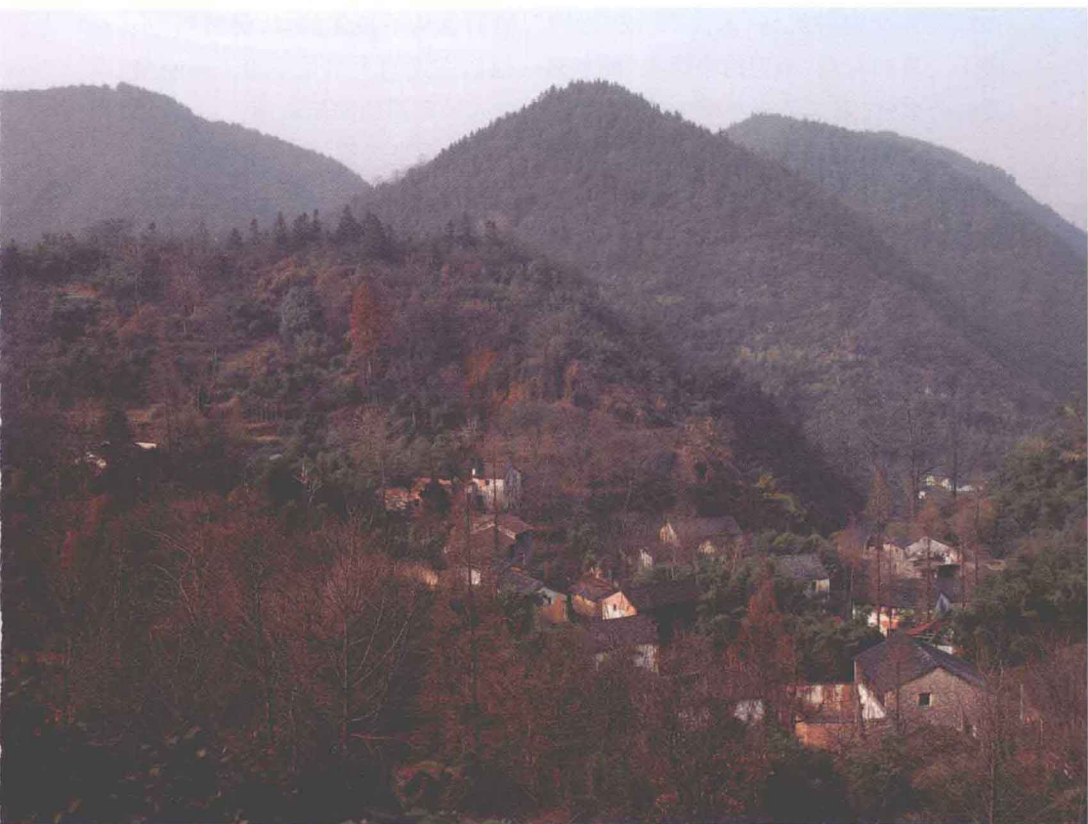
“有情”也可以有两个含义，山水之情和人情。不论是在林间小路上，还是在古镇的石阶前、农家的屋檐下和小院里，雨天的如泣如诉，雪霁的畅通爽朗，朝阳的晶莹剔透，黄昏的朦胧迷离，无不是天地慷慨的馈赠和招待。在这些美景里所遇见的人们，与美景很协调，他们除了都勤劳勇敢，也都安详、和气、友好、热情，老的慈眉善目，小的活蹦乱跳，有的智慧而幽默，其中很多人都跟我成了老朋友。

所到之处，自然会有一些古村古镇。记得在某处看见一条国外对“考古学”的定义，就是“对越来越少下去的人工制品的发现和保存”。这么说来，古村古镇也自然越来越有价值了，事实上也的确有不少人热衷此道，猎奇也罢，欣赏也罢，接触不同的生活方式也罢，兴起了古村古镇游的潮流，以致出现形形色色的古村古镇的商业赝品。我个人并无好古的癖性，也不收藏牛腿和花板，我之所以乐于见到与山水协调的人居风貌，多半出于一种亲切感，它跟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是一样的。中国曾经遍地是古村古镇，正在逐渐消亡，我既然遇见其中一些顽强的遗存，就把它记下来，以便在面对越来越多的赝品时，也能清楚地知道，货真价实的中国乡土，含有多少人情和文化，而先人的空间营造、建筑、雕刻的技术和艺术是多么精湛。

目录

洞霄宫和九曲岭	1
漫步中茗溪	31
三记青年农民小胡	49
忆指南	69
雪漫西径山	77
金陵冬梦	89
自娱自乐的千岛湖北岸	105
“相当牛”的千岛湖	125
郁达夫的东梓关	141
五丰沙传	151
鱼米之乡的四幅缩影	165
新叶和深澳	185
城北山水	217

洞霄宫和九曲岭



九曲岭上村全景：九峰环抱的静谧小山村，却关联着南宋皇家基业的兴废。

这里只是一片荒山和一个荒村,却能让人感觉到它就是南宋皇城根,主要是因为当地父老一律管宋高宗赵构叫小康王,很有自家人的味道。即使你在跟他们交谈时提到“宋高宗”或“赵构”,他们也从不接你的口,仍然叫“小康王”,真的有点“咱们的小康王”的意思。他们讲述的大多是小康王刚刚南渡时的事情,都是关于小康王如何狼狈,余杭人民和神仙如何救他。

皇帝逃难,能造就一方文化。再远一些,则唐明皇入蜀,留下了多少诗文图画和漫山遍野的传说;更近一些,明朝建文帝逃入敝家乡云南,如今很多寺庙、山洞都传说是他的藏身之所,无数小吃都救过他的命,我从小就是吃名为“大救驾”的炒饵块长大的。至于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赶出北京,一路西窜的种种离奇行状,都被记在怀来知县吴永娓娓道来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

最早去洞霄宫大概是在2005年的夏天。在大涤洞前,一位三十多岁的老弟,带着十来岁的女儿,在洞口乘凉。当时太阳正处在西边的天柱峰山顶,直射着洞口,那老弟眯着眼,指着山顶说:“那上面有一块天然的石柱,所以叫天柱峰,那是观音插的一把宝剑的剑柄。我们小时候听老人说,小康王本来是要在我们这里落脚的(差点成了皇宫),但是这里的水不够大军饮用,观音就在山顶戳了一剑,将泉水戳了出来,但是等泉水流下来,小康王已经走远了。”后来又在村里听说,赵构刚刚逃过来的时候,金兀术的兵追得紧,曾躲在此地的一棵大桑树上逃过一劫;而另一位村民说,他听说的是他们村(方丈里)的一位村姑,倒了一箩桑叶在赵构身上,将他盖起来。民间传说就是这样,总是有些不同的版本。说到村姑,我想起在余杭另一头的半山,山上有个“娘娘庙”,传说那“娘娘”也是面对金军藏匿过赵构的村姑,赵构得救后许诺日后接姑娘进宫,但后来却忘记了,但老百姓都知道她是皇帝的人,没人敢娶她,她不免抑郁成疾,死了。

听得多了之后,我产生一种感觉,这些故事都是八百多年来未经加工的口头活化石,是原汁原味的源于先辈的故事,就这么一代代口头传下来,表达了先辈们的真实印象。想当年,小康王瞎碰乱撞,根基未立,一定跟当地人民有不少接触,后来深居皇宫,贵为高宗,在人民那里也就成了一个符号,以至于人们都无法自然地想到宋高宗和小康王就是同一个人。看来,当年的小康王的确给余杭人民惹过不少可爱的麻烦,所以直到今天,他在当地人的心目中还是那个逃难的皇家公子哥儿形象。

诸般传说固然无以稽考,但洞霄宫曾是盛极一时的天下道观首府,却是有明文记载的事实。我接下来要说的,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此地曾经煌煌大观,现在只是一片荒山野岭。然而这片荒山,几年来多次登临,对其显赫历史,也曾饶有兴致地“探究”过一番,可见它往昔的身架,固然令人仰止,而现在的身段,却也清静宜人,两者结合,还是很有魅力的。

去洞霄宫,西出杭州市区,沿 02 省道行至收费站前,汪家埠村,左拐有一条旧时机耕道,一望而知是典型的公社化时代基础设施,道旁有人工水渠,明显原本有两排水杉夹道,后来扩建为车道而砍去一排,路两边是田野,前方是连绵的山包。这种地方正是离开城市进入真正乡野的分界区域。一到这种地方,人的毛孔就舒张开来,躯体为之一轻,胸臆为之一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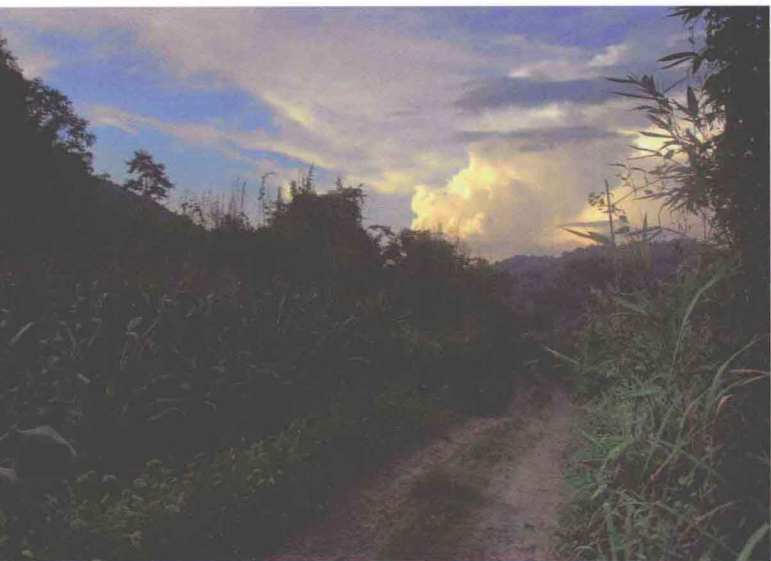
越过平坦的田野,进入山沟,沿溪流而建的村庄叫宫里村。从村中主道一个不起眼的小道口左拐,盘山道变窄变陡,突现一景:一条小山泉,蜿蜒而下,杂草丛生,水流时隐时现;溪上架着一个石拱桥,似为古物;溪流左右各一户人家,门前有石阶通水池,水很清。屋侧有一株巨大的青枫树,躯干盘虬,缠绕着薜荔。这棵树很显眼,提醒人们来到了一个地形深幽、历史厚重的地方。后来发现树丛里还藏着几户,农家主人告知,他们这个小自然村叫“项家头”,那条不足一跨的小水沟,就是临安和余杭的分界。这个地方,的确是一个微型的“世外桃源”。

过了项家头,山道再次陡升,到了上面就是洞霄宫遗址。丘陵腹地里一块平坦的荒地,四围都是山包,这就是史志上说的“九峰拱秀”。完全可以相信这里曾经是古代胜景,曾经金碧辉煌。同行者中有人疑惑道:“清静是清静,但也一般,说是皇家胜地,看不出来,要么当年是靠建筑取胜。”我说:“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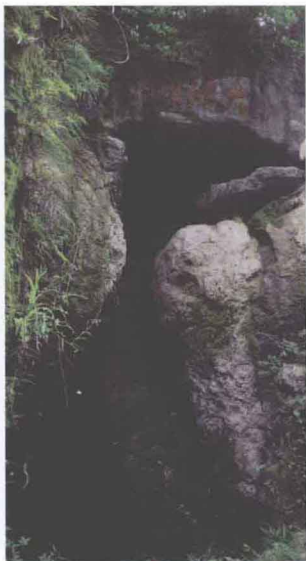
是山水,也就少了两样东西,一是当年参天大树林立,秋色五彩缤纷,二是当年回头一望,山下就是南湖和苕溪,那时空气能见度多好啊,看见的是烟波浩渺,芦花成行。”不过当时山上也有点颇为耀眼的色彩,山坡上一丛丛开花乔木,躯干挺秀,枝杈横生,每株开满鹅黄色的花,远望如祥云,稍近似腊梅,再近则不然,而且当时是腊梅已谢的初春时节。打那以后,我就每年春天看见那种花,到处都是,但第一次见是在洞霄宫。说来奇怪,这么常见的树,我打听它的名字竟然花了好几年。很多老农都能报出名字,但他们说的是方言,发音似“策”又似“尺”,终究不知为何字。直到2011年4月,我才在安徽广德的一个山村,认识一位有文化的青年村支书,他和他的妻子异口同声地告诉我:“檫树,木字边,一个警察的察。”

洞霄宫遗址旁边有一个村庄(后来得知叫方丈里),当时也因先前长期交通不便而保持着古朴的风貌。宽大而残缺的石阶从村口攀升,垂直拐弯后沿厚重的石砌墙根穿村而过。村里只有几户人家,墙门和庭院参差不齐,被几株大树遮掩着,村后是漫山的毛竹林。这个村也是波澜不惊但幽静而令人记挂。那片号称遗址的荒地上,还有一口“古井”,实乃地下泉水成潭。

过了此村,再往山里走,就到了天柱山和大涤山交接处。天柱迎面而立,侧面的大涤山脚下有一个洞。在如今已毫无奇观可言的这片“景区”,忽然出现的这个山洞倒是令人眼睛一亮。难得的就是一个“荒”字,荒山,荒草。石洞上方的灌木密密麻麻,遮住了一块据说刻有清乾隆余杭知县汪皋鹤诗句的石碑。洞顶有红色“大涤洞”三字,边上路过的老农说,原来的字被一个想来搞旅游开发的老板取下来,弄坏了,现在这个是重新弄上去的。对于游览过著名大溶洞的人来说,这个洞极为平凡,塞满了也就能容纳十余人,也没有石笋和石钟乳,这景象与后来才得知的它的名声似乎很不相符。但得知它的显赫名声之后,也不觉得奇怪,可以想象,过去四周的衬托更加雄奇、幽深,缠绕的溪流更加清澈、湍急,加上云雾缭绕,而且没有淤塞,据说人们可以进去看见“隔月石”和石柱倒影,甚至说它还一直通到某个“龙湫”和山顶。即使到了今天,洞本身仍然是《西游记》里所描写的那种有妖精居住的样子,位置和地形既隐秘又有恰到好处的开阔,仍能产生“大涤尘心”的作用。



连接方丈里和大涤洞的路,古时曾有旌旗华盖招摇,如今是收获毛笋和毛竹之路。



大涤洞,古时的著名道教洞天,汉代以来皇家使者投龙简祈福之地,历代著名诗人多有题咏。

一

现在的洞霄宫,并无奇观壮景,但总好像涌动着一些特别的气息。这大概是神秘的“风水”给人的综合感觉,也可能是从村民那里零零星星听来的关于它的往昔盛况的传说在起作用。于是把元代邓牧撰《洞霄图志》和《大涤洞天记》、孟宗宝辑《洞霄诗集》、南宋陆游的《渭南文集》(卷十六含“洞霄宫碑”),以及几种临安和余杭的县志,都找来翻翻。一翻之下,才知道它曾经的辉煌到了不可一世的程度。天柱峰、洞霄宫、大涤洞天这三个概念,在有关南宋和有关道教的历史里面,都是响当当的,都有无数文人留下题咏,“林深树稠,涧水罗织”的景色被反复称道。

洞霄宫始建于汉武帝时,唐代逐渐兴旺,盛极于南宋。所以在宋元的记载中,此地早有汉唐以降的各种祭坛、讲坛、祠殿,与历代著名的道教人物关联。且先不说洞霄宫的殿宇群落在南宋时是何等恢弘,先说说在洞霄宫出没的人物,大致可分为官员、文人和仙人三类。在南宋,洞霄宫虽为道观,但简直也就是一个官衙。它的主管经常由朝中宰辅和其他高官名宦担任,比如李纲、张浚、朱熹等等,这也算是南宋官场的一大趣事吧。陆游也曾专门提到此事,并说明这个制度有双向性,有时是以提举洞霄来安抚退位的宰相,有时却是将提举洞霄提拔为宰相。由于有了这个印象,后来我因查找其他资料翻到《宋史·列传第一百四十四》时注意到,这一卷中就提到钱端礼、周葵、施师点、萧燧等宰辅都在退出政治舞台中心时以“提举洞霄宫”落脚。而作为道观本身,洞霄宫的权力也很大,除人员、地产、物资数量巨大之外,它还“总摄江、淮、荆、襄诸路道教”。

其次是文人,陆游、苏东坡、林逋、叶绍翁、周密、皇甫介、厉鹗等,都把洞霄宫描绘得令人神往,济公和尚也留下一首细数游览过程、所见景物和感应心得的五言长诗。

然后是仙人,在记载和传说中,各朝著名的天师、真人、活神仙都在这里养过气、炼过丹,郭文举、葛洪、孙思邈、闾丘方远固然大名鼎鼎,许迈、叶法善、吴筠、司马承祯、夏侯子云也都是颇有事迹的大道长。在民间故事里,先秦的长寿之神彭祖,似乎也是这里的人。后来再去洞霄宫,有好几次都遇见友善的村民,指着一些密布的灌木和荆棘说,葛洪、李纲和众老道的墓现在还散落在这些地方。

当时读着那些史志,我就来劲了,我大声叫来严菱,对她说:“那个洞霄宫,我看我们得再去看看。反正也不急,五一期间或者别的时候都可以,再去看看。你应该记得,我们一上去就看见一座古桥,旁边有水泥桥的那个。这座桥小归小,但是很有来历的。”

“宋朝?”

“不,五代,也就是唐末,你知道那时候临安那个钱王在这一带自立吴越国,他的国师闾丘方远就在那里经营洞霄宫了,据说那座桥是钱王和闾丘方远一起选址、测量而建造的,闾丘的号叫元同先生,你记不记得桥上刻着‘元

同桥’三个字？”

“就那座小桥啊？那桥是记得的，字没有印象。”

“当然，现存的桥一定是后来多次重建的了。还有那个村子的那段路，虽然很古，但是很结实，农民自己搞的村道不大可能那么宽，那条很宽的，用材也不一般……”

“那条路斜斜的通进村子，是很有味道的。”

“他们说那真的是御道，宋高宗经常去那里的。”

“真的？”

“还有一座桥，我们肯定也看见的，也是座石拱桥，也很小，也是单拱的，叫做会仙桥。记载里说，有个也是天师的人，叫郭真君，应该是郭文举吧，在山里修道，这些人当然都是号称几百岁的那种，白胡子拖这么长，拄一根山里的老藤做的杖，走到桥头，这时桥的另一头走来另一个也在这山里修道的老头，也是白胡子这么长，也拄着杖，两人在桥上面碰面，这样拄着杖交谈……”

“哇！”

“另外那个老头就是葛洪。”

“哇！”

“所以就叫会仙桥，两个仙人相会。”

“洞霄宫原来介牛啊！”

“是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是很牛的，它的宫长你说是什么人？朱熹。”

“噢！”

“还有岳飞的老师李纲。这些人年纪大了，宰相做不动了，就到这里修养。”

“真牛啊！看来杭州对洞霄宫的宣传太不够了。”

“太不够了，应该大力宣传，但不能随便搞什么重建，应该就让它荒在那里，让历史自己成为风景。”

“嗯，不要盖那些乱七八糟的。洞霄宫真是宣传得太不够了。”

“苏东坡经常去玩，他去的时候，七个执事，可能是一正六副，出来接他，

因为苏东坡是名气很大的嘛,苏东坡跟他们说,要是他们其中哪个退休了,他也想来……”

“他也想来享享清福?”

“嗯,也来当这样一个闲官。那个大涤洞,号称是天下几大洞天之一,那时香火不得了。”

“就是那个大涤洞啊?洞霄宫介牛的,洞霄宫真是太牛了!”

三

从此以后,我们就经常去洞霄宫走走。那些年住在文一西路,去洞霄宫只需跨越杭州城西的一些田野,一点没有等红绿灯和堵车之苦,这种行为,叫做“家门口的旅游”,性价比极高,代价接近日常散步,而收获却不小。

严菱很有兴趣知道洞霄宫在南宋鼎盛时代究竟辉煌到何种程度,于是我断断续续给她讲起过一些。

首先是《洞霄图志》卷二“山水门”开头,把“大涤洞天”直接说成浙东第一:“浙右山水之胜莫如杭,杭山水之胜莫如天目,天目之胜未如大涤洞天。盖大涤山水发源天目,风气盘礴,冈峦纠缠,相望几百里,然后蕴灵毓秀于此,经以苕川之纡余,汇以南湖之荡莽,九锁外键,一柱中擎,岂非天地之奇观,仙灵之奥区哉。”这幅宏观的描绘,说明大涤洞天是整个天目山系里深藏的宝地,与当时的南湖和苕溪珠联璧合,其中气韵,我们在今天还能体验到一些,但不是全部了。

其次是陆游在《洞霄宫碑记》里记录的建设盛况,此山此洞,今非昔比,当时处在皇城范围内,宋高宗派皇家工程队和工兵大兴土木,将此地修建成天下道观首府兼皇家行宫。陆游在碑记中说道,由于经费都由皇太后拨款,工程人员都来自修内司和步军司,专派官员监工,专人运送犒赏物质,所以既不打扰地方,而附近山林里的百姓,安然地生活,不需要服役。忽一日竣工,“金碧之丽,光照林谷,钟磬之作,声摩云霄,可谓盛矣!”

我们还在网上看过清人张崑画洞霄宫的设色绢本条幅的拍卖样照，题款就是东坡寻访七位宫监的那首游洞霄宫诗，虽然画面上的情景，比现在有着更充足的参天大树、峰回路转和泉涧溪流，但我们还是一眼就辨认出大涤洞和方丈里的位置。我们把面对荒地指点其前世胜迹的游戏玩得渐入佳境，仿佛那些门楼、宫观、殿阁、祭坛、亭台、祠寮、山房、廊廡、庵堂、库院、书屋还以幻影的方式与现实时空叠合在一起，甚至可以想象出济公所见的那种有人伴着鸟鸣在松下弹棋、道士徘徊庭院并捧读《黄庭经》的景象。每次到了大涤洞，我就想象着汉武帝的使者在这里投龙简的样子，以及当时那山空洞冷、猿惊鹤啼的蛮荒风貌。

顺便交代一下，南宋之后，洞霄宫数度毁于火灾，虽然也有过几次重建，但随着道教本身的日渐衰微，建而又毁，就毁光了。

对于现在的洞霄宫，我们也并不是一味去“怀古”，现实中的洞霄宫一带，充斥着一种自远古传下来的安详味道，那里的山水至今有仙气，人民一直很和气，遇见的人，都友好地打招呼，通常是问一声“你们来玩啊”，有时遇见普通话比较好的青壮年，会发出善意的、开玩笑的挑战：“你们知道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吗？知道小康王吗？”然后就悠闲地给你讲讲小康王的事，他们无疑还是崇尚文化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多次重访同一个地方，但每次都有新的观感。有一次，大涤洞前几株树上开满灿烂的白花，名叫蝴蝶菜莲，这花很漂亮，在大理叫蝴蝶花，也有人说叫蝴蝶戏珍珠，大理是个家家户户养花的风花雪月之乡，而据说在整个龙尾关这种花只有我家老宅里有一棵，属于珍品，可在这里却是野花，真是各方水土不同啊。又有一次，一向荒无人迹的大涤洞前忽然很热闹，人们正在收毛笋，一筐筐、一袋袋从山上运下来，堆在洞口前的空地上，堆成几座小山。没人的时候，有时九座山头堆满祥云，有时漫山遍野开满星星点点、密密麻麻的洁白的野荞麦花……

2007年4月某日去的那一次，当时感觉非常奇怪，方丈里村前的荒地上停了一些车子，项家头狭窄而陡峭的山道上也停了几辆，对于一个小山村来说，算是挤爆了，到处是人，到处是炊烟，走近了才发现是一个祭奠死者的仪式。当时我疑惑地说：“这里居然有面子这么大、人缘这么广的人……”而且



元同桥。项家头的一条小水沟上架着这座小小的单孔石拱桥，它居然是“县际通衢”，一头架在临安，一头架在余杭。西侧桥栏正中刻着“淳熙甲辰重九日锦城盛十宣教施钱造”。按《洞霄图志》记载，此桥为元同先生（阆丘方远）与钱武肃王始建，“宋淳熙甲辰锦城盛氏施钱重造”。“锦城”即临安，传说为五代吴越王钱镠（谥武肃王）衣锦还乡之地，故称。桥栏上还有“至正三年岁次”和“嘉庆十七年”两处刻字，应属另两次重修时间。



宫里村的方丈里自然村有几段虽然残破但规格不凡的石砌道路，一侧有几个柱础，另一侧有厚重的墙根，当地人都说那是宋代的御道和宫墙遗迹，的确有点“辘辘远听”的感觉。



面对青山追忆往事的“宋朝的狗”。这就是传说的洞霄宫遗址所在地，四周有九座山峰镇锁，在“洞霄宫”和“大涤洞天”名噪一时的时代，“九峰”或“九锁”两个概念同样是响当当的。